

去。”王雲祇得收下，相謝而去。

吳斌見王雲走後，更覺依依不捨。平素原愛王雲文才相貌，心中存念，欲將夢雲姻事委之，嫌其貧寒，又不知門楣之高下。今番之事皆是賤人之故。隨後進來，見繡翠已是夫人喚出，跪在那廂，大怒道：“你這賤婢，做出這等無恥之事，我打死你這淫婦！叫人取大板來！”繡翠唬得面皆失色，哭拜道：“婢子一時無志，造此不端之事，罪當萬死。老爺若肯展洪恩，赦婢子一死，願老爺萬代公侯。若果老爺不肯赦婢子之罪，願杖下一死，也無怨恨。”吳斌見繡翠一番言語哀求，已經心軟，頃刻發了慈悲之心矣。夢雲上前說道：“爹爹，賤人罪實不赦，念他自幼服侍孩兒，望多多推孩兒之面饒他罷。”吳斌聞言，趁此說道：“別人來勸，為父的決不聽從，女孩兒來說，倒要依你。祇是輕恕這賤人了的。”對繡翠道：“今小姐來勸，饒你死罪，可叫著家人令媒婆不論身價多少，賣往他方去罷。”繡翠含淚拜道：“謝老爺活命之恩。”又拜謝夫人。小姐後，賣去不題。

卻說王雲離了吳府之門，想道：“如今作何計較？欲要回蘇去，後若姨母知道：豈不見責？還是到鄭宅去。倘若姨母問其行止，何以對答？”忽然心中想出一個主題，竟到鄭府。有家人看見，飛的跑進去報知夫人。夫人聽得外甥復見，忙走出來。王雲已在廳上，見了夫人就下拜道：“甥不肖，回避大人，使姨母掛念，是甥之罪也。”夫人遂挽起道：“賢甥一向迷失何方？使老身寢食俱忘。幸喜賢甥無恙，少慰我懷，惟有汝父母朝夕不能忘憂。”王雲道：“甥之罪無門可謝。自季春日甥偶到錢塘門去玩耍，見一少年公子，誰家兒郎，也來遊玩。甥與相會，兩人一見如故，務要留甥到家一敘，再三相卻，他不肯放。那時無其奈何，祇得同到他家書房中坐下，待之甚是殷勤。旁有琴臺，壁掛古琴，彼問甥能此否，甥就不該答他‘略知一二’，他就請教於甥。甥竟成一操，彼大讚不已道：‘四海訪師無得，今日萍水相遇。’甥以為讚技之言，不料，竟邀甥又到一密室中，款以盛席。甥後欲告歸，彼命家人將紅氈鋪地，竟欲拜甥為師，甥卻之再三，必然不放。後又將言賺他道：‘讓弟到寓所通知了再來。他恐一來不去，他的學技心濃，所以羈絆至今，此時琴音少知

纔肯放歸。”夫人道：“若知賢甥有此好處安身，我何憂之？”王雲道：“今日稟過姨母，甥明日就要返舍。”夫人道：“不在一時，目下如此暑熱，待秋初去也罷。我先差人去寬慰你父母。”王雲安心住下，遂問道：“姨父為何不見？”夫人道：“是撫臺一本，言鄭乾病好，所以前月上任去了。”王雲道：“姨父榮任，甚為恭喜。”王雲仍住東廂，寂見夜色闌珊，螢光飛舞，想起繡翠之事，不勝傷感道：“年少裙衩，未知死活。小姐之事，已為萬妥，誰知又成畫餅。”復來翻去，兜搭起許多愁緒，一夜無眠不題。

卻說錢、何二人聞知王雲復到，一日二人竟來問候。王雲接入書房，揖罷分賓主坐下。錢祿道：“前聞清覓兄他往，不知下落，弟們遍處訪問，不獲佳音。今聞兄旋，不勝雀躍。”王雲道：“豈敢。因小弟不才，多蒙契愛，所羈於他方以施技教，故而相留三月。”何震道：“清覓兄才高班、馬，人人見之敬仰，所以多才多勞。”王雲道：“弟乃庸才，瑞麟兄何得過譽。”錢祿道：“近日聞報，說聖上有疾，秋場改至小春，清覓兄自然折桂，弟們設醵錢以待。”王雲道：“弟口耳之學，焉敢望第。若二位長兄北上，弟當在蘇恭候行旌。”錢、何二人道：“弟們書文久疏，諒不能傍明珠以附驥。”王雲道：“二位兄長休得過遜。”當時家人捧上茶來，飲畢，何震道：“清覓兄可能拔冗同尋綠蔭納涼去否？”王雲道：“弟乃隻身，若得兄們帶挈，足見高誼。”錢祿遂起身相邀，三人一同去納涼不題。

卻說臧新亦知王雲到來，就往錢、何二家，邀他同候王雲，不期兩家俱往鄭府去了，轉身竟到鄭府，見門上無人，一直竟走到裏面，寂寂無聞，祇見王雲書房未鎖，推開門進去，又不見有人，道：“他三人不知何處去了。”竟坐下東張西望，見王雲臥室幽然，圖書滿架疊案的詩文，又見榻上一隻書箱，鎖卻半合，道：“這箱內不知何物，開來一看，諒也無妨。”起身向前，除去鎖，開來一看，卻是衣履。翻到底下，祇見有一方綾帕，取起來一看，有兩行小字，卻是一首詩，念了一遍不知其味，後面又有幾個字，甚麼吳夢雲，想了一會，喜道：“吳夢雲自然是個女子的名字，不知這個書酸從何處得來的？這一向他不知躲於何處？定然有些奇異。這方綾帕待我取了他的去，若訪出這個女子來，我今新失其偶，謀之為婦，有何不可。此女既能於詩，其貌自然綽約的。且回去與老白計較，叫他去緝訪。”照舊鎖好了書箱，帶上房門走出。卻值一家人從外進來，見了問道：“臧相公在此何幹？”臧新道：“來候你家王相公。可知道往哪裏去了？早聞尋到如今還不曾遇見。”家人道：“早上錢、何二位相公在此邀去納涼去了。”臧新道：“王相公回，與我道及罷。”就急急回到家中，巧巧白從走過，臧新笑道：“老白，你來得正好，

纔要著人去尋你。”白從笑道：“大爺呼喚小的何幹？”臧新道：“你且進來坐了講。”二人走進書房中坐定，臧新道：“我適纔去候小王。”白從道：“哪個小王？”臧新道：“就是前日對你說的蘇州來的。此人他不知勾搭上了哪家的一個閨女，有一表記，精不可言。卻值他不在寓處，被我拿來了。”白從道：“甚麼表記？大爺取出來與我一觀。”看是與你看，祇是便宜了你。”白從道：“大爺與我看了，這個便宜也換得來的。”臧新隨取出，遞與白從道：“你可好好的看，不要沾污了塵垢。”白從接過來道：“何等寶物，這樣尊重！”細細一看，原來是一方綾帕，又細詳詩意道：“到還不是情句。此帕恐非表記，或是女子遺失，或是侍婢竊贈，也料他不透。”臧新道：“老白，你何以知此帕不是表記？”白從道：“小的詩雖不會做，其理略知一二。看此詩並無情詞勾挑之意，故爾知其未必。”臧新道：“前日他們讚王雲詩好，我有一柄金扇是他題寫的，取來你看，果然可好？”遂取出與白從，看過道：“字卻寫得好，祇是他可惡，他打趣著大爺。”臧新怒道：“這小畜生如此可惡，做詩來打趣我！如何處治他一番纔好？”白從道：“不可為此事失去機會，我們還要套問他這綾帕從何處得來的。”臧新道：

“高論，高論！”遂將扇子扯得粉碎，丟過一邊，命家人：“取酒來，與相知白相公對飲。”白從道：“天暑，不消罷。”臧新道：“先澆澆梅根，好說話。”白從道：“大爺又說甚麼話？”臧新道：“好說霉話。”白從笑道：“大爺原來說的趣話。”二人飲酒不題。

卻說王雲納涼回至鄭府，家人稟道：“早間臧相公來候大相公的，他在此守了一會。”王雲道：“可曾進書房去？”家人道：“不曾見他進去。”王雲進書房，也不查點不題。

且說慧空聽得鄭宅失去王雲，尋無蹤跡，所以慧空不介懷者，知王雲為訪淑女之遊，故此病倒好了。今聞王雲仍在鄭府，就備下幾種果品；一則候候王雲，二來探聽訪夢雲的消息。喚女童挑了盒子，竟往鄭府而來，見門上無人，一竟直到後堂。徐夫人見了道：“今日甚麼風，將師父吹到舍下？”慧空施禮道：“恭喜夫人，老爺榮任，尚還欠賀，今日一則問候夫人萬安，二來聞得我弟回府，聊備粗果兩種，少表微心，望祈笑留。”夫人道：“何以克當？但不知哪個是令弟？”慧空笑道：“就是令甥王相公。”夫人道：“外甥幾時與師父結拜的？”慧空道：“今春令甥到小庵遊玩，留題於小庵，小尼也就奉和，承令甥不棄，遂為詩中之友，是以結拜於佛前。夫人休得見笑。”夫人道：“師父這樣一個才貌，竟落在空門，誠為可惜。舍甥竟不題起，可為隱口書生。”慧空問道：“令甥何在？”夫人道：“在書房看書，未曾他出。師父請自去，老身倒不便相陪。”慧空面一紅，道：“夫人又來取笑了。”

說罷，竟自一人走到書房中，祇見王雲隱几而臥，慧空上前以手推醒。王雲抬頭見是慧空，忙起身為禮。慧空道：“師兄幾時來

的？小弟貪眠，有失迎迓，望乞恕罪。”慧空道：“賢弟心緒不佳，故有如此困倦。”王雲道：“非也。因夜露貪涼，所以白日少憩。”慧空道：“賢弟一向避跡何處？自然獲得明珠，以完宿積之願矣。”王雲道：“師兄何相戲耶？弟因被友相留，施其技教，並無他意。連日有些小事，兼之天暑，故此未曾得候師兄。今見芝顏如故，使弟不勝開懷。”慧空笑道：“賢弟被友相留者，可是夢友乎？”王雲見慧空說著，遂不瞞他，道：“事雖如此，祇是言之可赧。”慧空道：“何赧之有？”王雲就將到吳宅始末細說了一遍。慧空道：“你暗遊月殿，私近青娥，真正奪盡人間萃矣。雖然未得姮娥，再當圖之。”說罷，竟垂首無言，若有所思。王雲見慧空低頭不語，已知其意，佯說道：“師兄值此長夏如年，悶無聊賴，將何解之？”慧空見王雲來言有因，遂笑說道：“炎天長夏，消遣各有不同：官宦富豪之家，高堂大廈，水閣涼亭，歌姬搖扇，侍女持水，則暑從何來？那中等之人，清涼書屋，樹木森明，以消長夏。再次之人，不入論矣。似我出家之人，焚香煮茗，誦經悟道：以消長夏。”王雲道：“上中下三等皆現成事，惟師兄一輩則謬。講到誦經煮茗，更弔其愁，豈能消遣？此時博得一少年，相對飲酒吟風，寒水逼坐，瓜果時新，不亦快哉？”慧空笑道：“非出。愚出家，原奮志，自今春與賢弟相會以來，又蒙垂點，所以刻刻在念，始此心體相拘，已盡物外之思，任他春花秋月，不染法界矣。”王雲道：“師兄貞靜玄妙，亦是善緣有在。”又道：“還有一言向師兄說。”慧空道：“何事？”王雲道：“小弟在月初要返舍。”慧空道：“今年秋闈在耳，賢弟可能趕上試期？”王雲道：“世間亦有巧事，前日有報，言聖主有疾，秋闈改在小春，就遲緩些也不妨的。”二人正在書房談到濃處，夫人命丫鬟來請喫午膳，二人起身進去。飯畢，慧空就謝別夫人，向王雲道：“賢弟若得少暇，可到小庵納涼。”王雲道：“領教。”慧空就喚出女童辭去不題。

卻說臧新一心要套王雲的口氣，那日去約了白從，來訪王雲。到鄭府門上道：“王相公可在府中？”門公道：“早上出去，不知何往？”臧新、白從道：“必定在錢、何兩家，我們去來。”二人先到何家，就撞個滿懷，正遇三人在廳上飲酒。眾人見臧、白二人闖到，好不厭惡，可又沒奈何，祇得起身道：“二兄來得正好，且請坐下。”二人竟不推辭，拱拱手就坐下。家人就捧過杯筯，斟酒奉在二人面前。臧新道：“兄們好人，竟撇下小弟，在此作樂！”何震道：“錢、王二兄偶然集至，小弟留飲，無過村酒粗饈，並無可口之物，諒不及府上之珍饈。”臧新道：“小弟拙口，不會講話，遇酒肉則啖。”頃刻六七杯，方向王雲道：“適間在尊寓奉候，因不見兄，故尋到此地。”王雲道：“弟偶然閑步，遇見春山兄，邀來訪瑞麟兄，蒙情留飲，恕弟失迎之罪。外日弟謁尊庭，兄亦恭出，所以未悟芝顏。”臧新道：“豈敢。”王雲問白從道：“這位兄尊姓大名？”臧新道：“這是老白，名從，最有趣的朋友。”王雲道：“久慕！久慕！”白從道：“此位就是才人王兄麼？”臧新道：“正是。”白從向王雲打一躬道：“久仰大名，果然名下無虛。”——這是小人們的尋常之態——王雲道：“從未識荆，何蒙見愛？弟尚欠候，望兄恕我無知之罪。”白從就一連道有七八個“豈敢”，幾個深躬。何震道：“少講閑話，快請飲酒。”王雲道：“天氣甚炎，二來小弟酒力不勝。臧、白二兄尚未有酒，多敬一杯。”錢祿道：“清覓兄言之有理。”臧新、白從二人正用得著，連飲了幾杯，方纔落盞。臧新道：“老白，我有一樁事作成你。”白從已知其意，佯問道：“大爺有何吩咐？”臧新道：“前日聞得城中有一個才女，姓吳，你曉得是那一家？”王雲見臧新說出才女姓吳，不覺大驚。白從就假言道：“卻不曉得。”王雲道：“城中姓吳頗多，可知才女之名否？”臧新道：“怎麼不知。這才女之名叫做夢雲。”王雲聞言，心中愕然，道：“這廝如何曉得夢雲小姐？倘被他求，如之奈何？”又想到：“諒來無礙，吳夫人決不將女兒配此匹夫。”白從見王雲沉吟，遂問道：“王兄莫非倒知此女？”王雲見問，必中久已打點，道：“小弟知是不知，春間在西湖上拾一方綾帕，上面有詩一首：後卻有吳夢雲一個名字。適聞兄所言，諒來祇此女也。”臧新見王雲說出真情，反為無興，起身告別，眾人亦俱起身。王雲向何震道：“弟就在兩三日之間要返舍，三位兄若上京，弟在舍相候。”錢、何二人道：“弟們實意不去，到下科看勢。”隨各各告別，不題。

卻說臧新回來，向白從道：“此事到被你前日猜著了，誰知正是拾的。明日我將此原帕送還他罷，日後他知道了，到落一個賊名在身。”白從道：“不可送還他，留在那裏，日後恐有用處。”臧新道：“也說得有理。”他二人議論，且按下不題。

再說王雲回到鄭府，在書房中看著暮雲濃淡，紅霞西照，不免生了思親之念。又歎著客途孤跡，又轉到夢雲小姐身上，不知可有姻緣之分？一時就有許多主意，無數的念頭，想到淒涼地步，在枕上落下了幾點清溜溜的眼淚。說不盡他一夜光景。到次日，在後堂飯罷，向夫人道：“甥出外已久，猶恐母親在家懸念。今日拜稟姨母，甥明日要返舍矣。”夫人道：“留賢甥在舍，甚為輕慢。今場期已改，緩留一日，可到初一榮行罷。”王雲道：“竟遵大人之命。”又挨了兩日，已是月盡，收拾了些零碎行囊，一徑到錢、何兩家去作別，卻好在路相遇，道：“清覓兄何往？”王雲道：“明日要返舍，故此特來登堂謝別，二位長兄清晨亦有何往？”錢祿道：“弟們去答拜一友人。”何震道：“兄榮行如此之速，小弟們尚未設得杯酒相饒，如之奈何？且到舍下去少坐一坐。”王雲道：“理宜到府拜謝，今不期路遇二位長兄，弟就此拜別了。”二人還禮道：“弟們明日早在江邊候送。”王雲道：“不敢。”當時各別。

王雲想道：“慧空那裏倒要去辭他一辭。”就一意來到庵前，祇見庵門未閉，走進去，有女童在佛殿掃地，竟也不問，一意就到慧空房裏去，慧空聽得門響，急忙問時，祇見一人站在床前，細看方知是王雲，忙披衣坐起道：“賢弟來之何早？”王雲道：“弟明日回蘇，特來別兄。”慧空道：“行期以擇得如此之速麼？”忙喚女童取水，自己起來洗了首面，烹了茶，擺下果碟，邀王雲對坐，道：“不知賢弟行期之速，愚未設得杯酒相饒。今日可在此盤桓一日，一則盡愚之意，二來賢弟此去未卜來期何日。”王雲道：“弟之行蹤，哪裏定得。”慧空道：“世間之事，不稱心者最多。”王雲道：“師兄何出此言？愚昧書生何幸得蒙垂愛？”慧空道：“愚自入寂寂空門，與賢弟邂逅相逢，佛前結拜，實出此生之幸。祇說與賢弟永為詩壇之友，今日一旦回旌，會期何日？豈無恨耶？”王雲道：“弟若此行，倘能寸進，拜緩還鄉，定然在舍之左近，結茅屋數椽，來請師兄過去，以謝今日之愛。”慧空頓首道：“若得如此，足見高誼。”二人說話，不覺女童倒整出午飯來了。二人飯罷，重烹香茗，又談些閑話，王雲就要告別，慧空卻依依不捨，隨口占一絕贈別云：

禪門此去幾時還，靜聽長安捷錄頒。

莫負蓮台三叩首，常登高壘望雲山。

王雲聞慧空有詩贈別，亦口占一絕答云：

此去禪門不久還，錦城消息有時頒。

安能衷曲無全始，一葉扁舟叩寶山。

慧空聞王雲所答之詩，道：“若得如此，不負佛前之結拜矣。”王雲道：“就此拜別師兄了。”慧空答禮道：“賢弟前途珍重！”二人牽袂送出山門，灑淚而別，慧空回庵不題。

卻說王雲回到鄭府，命家人就僱下船隻。到次日，進內堂拜謝姨母。夫人倒不捨得外甥，兩淚交流，隨吩咐鄭二大相公往蘇，又吩咐沿途舟次小心。王雲就作別出城，還未近舟，早已看見錢、何二人已在舟邊候送。他二人見王雲來，迎上說道：“清覓兄行期果

准，弟等欠錢，心甚不安。”王雲道：“弟乃無名下士，承二位長兄相愛，已是不當，還云欠錢？”何霞道：“弟等備得些許微物，聊作舟次之費，望勿見卻。”王雲道：“屢擾兵廚，又承厚惠，弟倒不敢卻了。”隨命鄭二收下禮物，王雲道：“就此謝別二位長兄矣。”三人一同作揖罷，錢、何二人各出贈別詩一律，雪濤箋寫得端端楷楷，遞與王雲，接來看錢祿的道：

君貴豐年玉，鹿鳴龍榜尊。
未來陪祖道：僱去急行軒。
帆影隨流水，舟聲嘯夢魂。
雷峰天竺遠，還到世裔門。
又觀何霞的，亦是五言律詩，道：
雲白天香外，蟾宮不久歸。
錦帆風送客，夜櫓月相輝。
滿載兼離恨，三思翰墨揮。
掃階春榜後，音在雁南飛。

王雲看畢道：“承兄們珠玉之詩見贈，小弟行色匆匆，不能酬答，甚為惶恐。”二人道：“豈敢。兄請登舟罷。”王雲隨就上船，錢、何二人相別，各自回去不題。

卻說王雲在途中，不幾日舟至故鄉，泊在碼頭上，起了行李到家，鄭二隨船去訖。王雲當時拜見夫人道：“孩兒不肖，久離膝下，使母親朝夕懸念，今幸天眷平安。”夫人見王雲，未到之時，打點發揮他一場，及至見了文文雅雅的一個兒子，將一片恨心就化為喜氣，倒說道：“我兒途中辛苦，你姨母在家可安樂否？”王雲道：“姨母康健，命孩兒致候大人。”夫人道：“自聞孩兒失去之信，日日憂愁。前日接了汝姨母之信，纔得放心。”王雲道：“而今大人心安，未知爹爹京中可有信？”夫人道：“前日有書來，問汝下落，幾次要告假回家，朝廷不許。已有信去了。今秋試期改在小春，路途遙遠，在月內也要起程了。”王雲道：“孩兒此去也不望第，要去候候爹爹。”夫人喚玉奴取過曆日，看到十六甚佳，王雲道：“就是十六也罷。”丫鬟走來請用點心，母子起身，一同到後堂，用過點心，閑說話。又到次日，王雲到這些親友家候看候看，忙了兩三日，閑來惟有讀書。

一日，張蘭同萬鶴來候，王雲迎入書房，揖畢坐下。張、萬二人道：“前日承兄到舍，卻值會文去了，所以失迎。次日，弟等來候兄，兄又他出，總未得一晤闊別之懷。自兄別後，杳然五月，使弟等朝朝盼望。”王雲道：“弟也亦然。今兩度會二兄未遇，正欲趨候，忽得駕臨，深慰鄙懷。然而小弟身在浙，而心實在二兄之左右。”張、萬二人道：“承兄神照，向問尊介，言兄在浙隱失，弟等惶惶。其始末之事，請以教之。”王雲道：“承兄等想念，足見契厚之情。”說罷，隨將謬言之事又述了一遍。張蘭道：“才能多技，自然動人。”萬鶴道：“今科試期改在小春，清覓兄行期卜於何日？”王雲道：“弟家君在京，要去問安，並不想金榜垂名。”萬鶴道：“兄過於謙遜。果然幾時？弟們好附舟同往。”王雲道：“家母之命，擇於十六起程。”萬鶴道：“弟等整備行裝，是相約河邊矣。”王雲道：“若得二兄同往，途中方不寂寞。”張蘭道：“弟聞得玄妙觀中寓一雲遊道人，能知過去未來，我們去問問終身何如？”王雲道：“使得，我們去走走來。”三人一齊竟到觀中，見有許多人出入，他三人也挨進去，見上面端坐一個道人，但見他生得：

童顏鶴髮，飄飄然有出世之姿；談吞語吐，懸懸乎知來去之機。身披鶴氅，端嚴若仙，頭戴霞冠，塵拂天花，一定是蓬萊三島瀛洲客，不然是閭苑內九轉還丹老道人。真是紅塵無識者，怎肯降言。

三人正看之間，那道人問道：“三位兄來意，莫非是問終身麼？”三人驚奇，忙向前頓首，道人答禮。吩咐三人坐下，道人將三人氣色看過，瞑目不言。張蘭道：“久聞真人大名，弟子等乃一介寒儒，未卜前途兇吉，故此輕造仙室，求真人指點愚人，更要請教真人尊姓、法號。”道人道：“老道出世以來，未知有姓，人呼我為雲龍野人。”祇因雲龍這一相，有分教：才子多災，佳人又出。正是：

詩曰：
姻緣前定那更移，災誤文章亦甚奇。
不意佳人從險遇，情蹤投合又分離。
畢竟雲龍真人如何相他三人的禍福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[返回 >> 英雲夢傳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